

尚

書

正

義

宋類書注疏妙卷亦有征與至子三山黃唐題
識箱六任疏義有與監蜀本皆有正年五注又補
章數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和易書周禮正任注
疏草見一書便收叔澤云一日是合注於疏有
此本正子行本又在具後但十行本板至明猶亦
世多傳本此則中上久亡唯日本山井鼎得見之
載入七傳_{五子}考文顧_原書在_海外經師後
引疑信亦_年念至日本見_未林_三之_行古志有

此書竭日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板人家
爲書估信其求之程返數四後價不成及
念善端歸

國道出神戶親乘輪車至大板物色之其
人仍居高不出余以爲日本古書有所見則
必得况此宋槧正任正注爲海內孤本交辭
失之留此遺恨幸歸裝函有餘金迺破慳
得之同行者皆待于神戶方從余得自入大

教及携書歸來著皇登舟莫不竊笑
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書凡裝十冊缺二
冊鈔補之是以原書龍篆字體行款毫
毫改易固不啻為全書也光緒甲申四月廿
五日神戶舟中批錄記宜都楊守教

黃唐跋至

至子七經孟子考文札記及跋此

跋誤歷為興阮氏校刊記遂謂合跋亦在

南北宋之間又為山丹鼎所誤此附訂於此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勅校勘五經正義今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
三才分而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
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
文於周爲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
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
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之旨亦互有異同庶

隋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二年
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
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
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
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日

德邁重瞳

武暢遐取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盛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獲
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能庶幾暨精寧周奧義今

則逐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

卷之七

昌期難與天教既釋不利之身

永代之規儻今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擴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彥吉

都勘官朝請太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開三極之道分焉尊德既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
圖出於榮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
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
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
廢興之由寔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
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

開茲膠序崇以典墳敷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
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
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右渠
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
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
之暉敷四術而繕俗經邦蕪九德而辯方軌物禦紫
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

六穗之祥府無正月集囿巢閣之瑞世不絕書照金
鑄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觀可謂鴻名軼於軒且
茂績貫於勳華而垂拱無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
蹟妙理深玄訓詁紛紜文䟽踳駁先儒競生別見後
進爭出異端未辯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
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
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命
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

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
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
公臣行成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
修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季輔光祿大夫吏部
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令那律劉子慎士弘次

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三德詔
朝散太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頤朝散大夫行太常博
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
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
臣鄭祖玄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
四門博士臣趙君贊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遠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臣王真儒等上稟

宸旨旁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
臺之奧趣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
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
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
懼乖正典謹以心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一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
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
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
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可

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
言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
道以顯聖人爰煩亂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一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志者照乘魏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豈乎七

雖已戰五精其身儒雅與深安同理經典共積新俱
燦漢氏入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寔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
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
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

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

義者蔡大寶巢犄費甞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

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

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穴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

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

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

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懼恣於靜樹使

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

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
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
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
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
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
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
臣李子雲等謹共鈇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
才于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
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士爾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

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開秘事顯於言言恆羣心
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
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
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
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瓊瓊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後舒也又
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誦庶物又為著言字得

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也。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吐言即書。爲法所書之字各有二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專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曰。晉韓起滴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屬。續若繭之相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位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

也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疏

古者至生焉

義曰代結繩者言正

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
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
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
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
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
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
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
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
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
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
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堯王亦謂上代爲王
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

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
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而不知何則八卦
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
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
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
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
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
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
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
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
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史史者波也言
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史繇曰揚于王庭
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罔罟
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
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
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
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
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
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
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
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子喪而大義乖况漢秦
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
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爲起哀平列孔君之時
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

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
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
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矣彼文先歷說伏羲神農
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
重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
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
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
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
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
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
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章
詛宋忠傳云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曾植
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
之間諱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
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

於渾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
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
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維四也連
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
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
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
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
伏羲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
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羲前表計寘其刻曰蒼
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
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羲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
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頤荷
義膺抱信足履政危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
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

地並與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
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無管仲對齊
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
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
石紀號但遠者字有雕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
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
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
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
然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
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
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
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吏者此自鄭玄等說耳
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著而筮矣故鄭注
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

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有史卦乎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

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

十四月而生黃帝曰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

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

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

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豨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曰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禮等篇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宗左傳

工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
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惟此二
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
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二皇相當墳又大名與
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
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
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
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
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
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帝
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中
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
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
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以作
則已上脩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
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

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
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燿燿
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
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
或數燿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
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燿人說者以爲伏羲之
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者制作莫先於伏羲何以
燿人廟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
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
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
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手
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
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焉非帝乎故孔君以黃
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
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年我問太史公五

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囀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次王浚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

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
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
之六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
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
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
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
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

揆

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

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
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
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
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六爲世教也孔君之

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六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
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旣言墳典不
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
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
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
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
即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
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
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
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
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爲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謔征
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
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
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

謂之我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

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况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下

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是故歷代寶之以

數亦同揆度於至理故六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

為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

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

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

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八卦至比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血索與墳典文連故

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於下見

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
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
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
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
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
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
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
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
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
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亦名於聚
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
九州之區域義亦邇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其
下為揆。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

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
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
州各有土地有生無不生也風氣所宜與不宜此
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
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
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
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
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說

春秋至書也 正義
以上因有外文言墳

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
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
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
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

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聞祈招
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
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丈因王言而
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
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與丘索即此書是謂
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
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
恠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義曰既結申帝王

先君至九丘

正

遺書欲言孔子述而判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子
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魯梁以爲魯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於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

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旣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賚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巳云定禮樂即職方在

其內別去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
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善以述之

詩論墳典圖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其夷頌亂舊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師詩論至百篇正義曰言

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
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
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
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
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
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其夷蘊崇之又
曰傳尊惟命詩曰海外有燕此孔君所取之文也
夷夷者據全代全篇以草隨次皆其使乎夷若自

帝嘗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剪裁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剪裁而去之去而少者為剪裁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剪裁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舉以上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

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入司徒大僕正平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歸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所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以

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所以至其正義

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
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

徒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

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疏及秦至屋

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
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

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
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

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刺曰可是焚書也三
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誅

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
儒也又衛宏古文前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書

國人多誹謗秦惠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
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冬育實有詔天下
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冬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
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
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
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
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
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
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
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冢語序云子
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

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可聞

疏漢

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

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此之聖人九五

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

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

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

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

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

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故召時

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臣晁錯從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間是年過六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鉅藏之

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云數十篇

獨二十九篇以致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已久誦文則熟至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徃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云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惣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聞沂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律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之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况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秦誓

以武彛中改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秦誓百
篇之外若尚書之例以於時無自觀兵之誓但
不鮮入尚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
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
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
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
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
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
爲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
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
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
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
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
書同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

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璣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平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其爲不定則但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

戶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
有配代而二口則曰夏書無言尚
考至魯共王好

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至魯至壞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

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

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襲益乃壞孔

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
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上不復敢
壞宅 以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
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
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
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
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
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
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
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
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
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
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
之已壞其室壁聞入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矣
已壞者亦不敢居

乃不壞宅耳悲以書還孔已科斗書廢已

夕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

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

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

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疏

悉以至能

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

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選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

皆選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

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多頭六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利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綵不用故云。發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井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上也。自蒼頡。以至今。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

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
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上蒼頡造書觀於
鳥跡因而造滋列謂之字序有六義其文至於三
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
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
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曰隸書七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
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
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
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隸古
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六新六書并八體亦
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
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
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
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印故乃用古

文與字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與以古文印篆
頤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
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
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
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云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
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
古文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
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
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
周之象形文字者揆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
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
鮮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
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
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
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
而述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

之誥以一時之責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壘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勿隨

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自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

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

幾有補於將來

詔

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

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乃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

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
免乖違既觀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
羣經六籍文摺拾採撫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
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
傳直約省文今得申盡其美明文要義通不假煩
多也以此得中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
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
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鄭
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
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予史是也以書
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
採撫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
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
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訪訓而孔
君焉例一訓之後重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
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然其義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既畢會國有平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

所不隱也疏書序至不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

雖名為序不是摠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

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

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

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

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

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

各冠加於篇首今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

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認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

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
假表亦不能行因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
以無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
後世之人使之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
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
若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
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
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
云巫蠱蠱者摠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
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
今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
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茲人江充
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
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
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而帝

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卷第一

尚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

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勸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

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
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
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
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
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
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
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
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
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
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
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
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
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供範一篇
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
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
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葵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蒸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凡依辭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

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虞書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

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

馬融鄭玄三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

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尚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

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

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尚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作戡黎則夏書九篇尚書三十

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三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尚書平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

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

各別而在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
傳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一七年
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
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
書以其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
案辭內所得禮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
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
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
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
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
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同官二十一君陳
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四命二十五但
孔君所傳值並盡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
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
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

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秦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二十二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盡序舜典一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囹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六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秦誓云丙午運師又引武成越浩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

真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爲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
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施無師說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恃服
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
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納注胤征
云胤征巨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
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
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獒云獒
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
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
見云而云以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
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
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
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
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序衛賈馬二

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傳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俊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示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岯夷為宅岯鐵味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剗剗云臚官剗剗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此以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

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頤字仲真又爲預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孔氏傳疏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其得猶存

孔氏傳

疏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其得猶存

氏亦可以
後人辯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遜道也老使攝遠禪之
作堯典疏
首在至堯

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
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
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

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
逸不序所由直云答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

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
共九篇榮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

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
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

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
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六卷

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
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
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
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
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
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
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
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
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
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立云書以堯爲始獨云
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
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
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
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
然無心志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
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

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
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
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
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
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
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
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
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
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
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
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
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
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
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
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
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求命注隨其

事而辭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
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
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
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迄
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
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
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
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
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
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
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
義者蓋運命相符合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
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
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
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謐法翼善傳
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

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而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壇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實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

為其甚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
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
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
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
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
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知天下之事故
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於天
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
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
方陳行事故美其術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
而變才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
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
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
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
位傳云遜道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
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

先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

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

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 禪即讓也言攝者

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

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

讓故云遂也鄭立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為百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
代常行之道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

目不可因序有省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

而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

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

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

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

不名經者以經是摠名包於周以上皆可為後代

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

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

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
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

古道而行
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

化而以勸明文思之四
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疏曰

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
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
教化心意恒勤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

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
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

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
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

禮中

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
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
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
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
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
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
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
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
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
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
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
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
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

古爲天書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詔稱惟堯
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
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
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
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傳勲
功至安者正義曰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
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
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勲業謂之功
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
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
謂之文慮深通教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
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
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
族百姓萬邦是也其勲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
隨傳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
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

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
 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禋詒文克能
 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立云不懈於
 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
 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
 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
 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
 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
 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
 也傳以益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
 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上下向上至有所限
 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
 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
 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
 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

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

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照亦明也協合黎衆

衆民皆變化化上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

是以風俗大和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

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

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

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

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

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

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安天下

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立云
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
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
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
祖，立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
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
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
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
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
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
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也。萬
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
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乃百
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
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
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

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今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傳

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
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
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
協為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
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
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
風俗大和人俗夫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
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
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
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
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則以
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
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
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
姓昭明亦是變上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政得睦得明也

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

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列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

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

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

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厥民析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

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競力厥其也申命羲叔

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

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致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牽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

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因謂老弱因就田之丁壯以助農

也夏時鳥獸希少改易革改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

寅饑納

日平秩西成

饑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也宵中星虛以昴仲秋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相備虛幸武之中星亦言

孫音
及
孫音
孫音
孫音

七星皆以秋分
日見以正三秋
厥民夷鳥獸毛毳
夷平也老壯在
田與夏平也毳

理也毛更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都南稱明
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

存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揔高義和
勤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
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
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
厥民隩鳥獸

毳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
帝曰咨汝

羲暨和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
資者暨與也逆四時曰晷一歲十二月月三十
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

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
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
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

庶績咸熙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

庶績咸熙乃命至咸熙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

庶績咸熙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

庶績咸熙上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

庶績咸熙乃命有俊明之人義氏和氏勸順昊天

庶績咸熙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遠中之星日月

庶績咸熙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

庶績咸熙曆勸授下久以天時之早晚其揔爲一歲之曆其

庶績咸熙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揔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

庶績咸熙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

庶績咸熙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

庶績咸熙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

庶績咸熙今此羲仲恭勸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

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
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
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
時之民宜分折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
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
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
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
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
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
九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
獸羽毛稀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
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
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
方今此和仲恭勤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
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

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
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黍實農事未閉其
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
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今居治北方名
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
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
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謂正仲
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鬣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
義和勸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
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
暮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
不盡今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
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
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
廣也歎美義和能勸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

大和傳重黎至序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
之襄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
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
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
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
近重和近黎是蓋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
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
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
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
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
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
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
火正為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
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
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譏馬遷并兩人以
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
何帝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
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
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
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
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
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
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
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
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邾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
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子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
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
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
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
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
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
黎之子孫也。臣刑說彙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况
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
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
地，其實重黎彙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
地相成，運立造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之功成，
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
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司，非別職矣。案楚
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

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妻天也相通人神雜糅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糅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酒誥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專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三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守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

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
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
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士
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卽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
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是非是卿官別掌天地
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
因主方岳之尊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
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卽周世之卿官也五鳩
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
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
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出以來稍益卑
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正事卽古羲和之任也
相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
尊焉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
乃命羲和重述堯聖受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
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二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

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辨暹昊天昊天者混
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
天夏爲昊天秋爲昊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
君之則稱皇天亢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
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
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
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
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勤
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
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
月令每月昏且作與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
諸宿每日昏且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
星表宿四方中星物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種穀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言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今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時象其所在具有分數則候參差不等尙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

云實紫祀日月星辰鄭云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二緯與二十八宿
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
之以此節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
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
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
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
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
也陰陽相對陰間而陽明也故以陽爲明谷無陰
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
爲陽谷冬商豈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
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
日所出謂之陽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陽谷
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
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摠率
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

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
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
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
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明
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
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
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
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
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
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
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勸至務農正義
曰寅勸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
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
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冰在北則改

易故以方名配歲事。《文》言順天時，無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勸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勸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饌，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勸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

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
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
常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
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今傳日中
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
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
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
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禪於晝則晝多
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
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
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
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
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
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

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
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
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
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老靈眼仍云九日增減一刻
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
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
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
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
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
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戌象
星作鳥形曲禮說雉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
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
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
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
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

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揆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
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房
為中中正義同故房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
言房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
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
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
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
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云道
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
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
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
相與互謂之毋成子子助毋斯假妄之談耳馬融
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
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
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
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

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宮宅為五月
 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卯以正皆
 德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
 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末中故
 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
 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
 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
 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今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
 老壯分析也孽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孽鳥獸皆以尾
 交接故交接曰尾訓當先尾後孽隨便言之今傳
 甲重至之官▲正義曰由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
 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
 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
 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

所掌與兼仲相交際也。四時皆察神月之旺。據其
不統季孟於此言。大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
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
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
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
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
秀實。勸行其教。以致其功。謂勸行平秩之教。以致
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勸行四時皆同於此。言
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
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曰。永長。釋
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
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
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
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
亢在午。或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

見也。傳因謂至董時。▲正義曰：春豕分折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於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萌，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者，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隅夷東可知。然則東言隅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義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兩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

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互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穡者，毛羽羨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稀少，今則毛羽復生，復改而少秋。

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
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
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
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曰時皆應言
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
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隅夷當為東
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
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
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
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
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
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勃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
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揔言此方
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
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於冬入隩室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

至專
至
至
至
至
至

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
 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語
 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祭義故言
 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
 不復訓在為祭故舜與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
 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
 之冬則物皆藏入頃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
 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
 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揔言
 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
 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
 日月嫌仲叔所掌明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陳
 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官云西南隅謂之陳孫炎
 云室中隱陳之處也陳是室內之名故以陳為室
 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故
 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愛羸

細毛以自溫焉經言亂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與羣
解之傳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與皆釋
詰文也逆四時曰替替即逆也故王肅云替四時
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存六曆雖
以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
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日行一度則一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今考茲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
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
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頂置閏
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
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替以一月不整
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
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
四氣時月之節歲揔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

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之外有三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確為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

四句一

二六

十

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二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百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垂閏焉

羊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傳允言至其善▲正

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

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

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義和之功也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減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放齊曰胤子朱

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至之辭言不

忠信為囂又好爭訟可平言不可帝曰疇咨若予采天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

諸驩堯曰都莖方鳩僉功驩堯臣名都於燕莖之辭共工官稱鳩聚

卷之二
十一

僻見也數共工能
方方聚見其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謀酒漫也言共工自選謀言起用行事而背
違之貌象恭勤而心傲復若漫天言不可用
帝

曰咨四岳
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分
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

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
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也言大水方為害

湯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抱裏
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
下民其咨有能

俾又
俾使又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
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

哉
僉皆也鯀崇伯
之名朝巨舉之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凡言吁者皆非

帝意咈斥元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
好此方名命而行實輒毀敗善類
岳曰已升哉試

可乃已

界已已退也言餘人盡

帝曰往欽哉

往治

永命使勸其事竟知其性很戾抑族未

九載績用

弗成

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

帝曰疇咨至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

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淺將登而用之有臣心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數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不計之言，及起用，行而背違之。彼象恭勤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宮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可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勸其事哉。鯀治水九

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
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策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
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為用也馬融以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
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
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
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和氏和氏孔以羲和
掌天地之官正在初順良天告時授事而已其
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
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
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
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藝次
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
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
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

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以
二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竟以聖德在
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成熙之下非知早晚
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曰岳
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曰
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
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
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
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
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時
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
胤既為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
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堯之
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
解而明達吁者必有其嫌而為此擊政以為疑怪
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

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旣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十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堯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堯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願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時之

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
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
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其功
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
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
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
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
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
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
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
之也鴻聚釋詁文傍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
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
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
用之人帝言其庸違陷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
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
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

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塊以共工比周委相薦
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謀釋詰文滔者漫漫之名浸必漫其上
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
於道及起用行事而其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
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
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太佞之人
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
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塊之朋黨惡物共
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
摠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
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
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狄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
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太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
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德
廢自生爲聖所誅其益大且堯史欲盛德所德

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如此
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此言
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
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
方至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太山今王朝大臣皆號
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
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
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右
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
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於羲
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
鄭以為羲和皆死亂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
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
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
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
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

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乃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

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

奔突有所際，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潭。

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

懷為包也。釋言以裹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

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

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揔言浩

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

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

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

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

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

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

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

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求三經求之。舉

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求三經求之。舉

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此與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茲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也。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异已至乃退也。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傳任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把族未明其所能夫帝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國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誅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共盡理而一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焉。辨帝德。

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餘
性很矣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
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
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顥云堯雖獨明於上
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
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
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季巡云各自
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
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
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
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
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禹
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
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
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有歲終此言功用不成
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

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三十七十二年為三

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

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

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

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

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

以終三者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此

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

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

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

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

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

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

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誅

父者梁王以為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

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

七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

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

德順行帝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離不堪

曰明明揚

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一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

恥已不若故不舉

帝曰俞子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

聞之其德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

行如何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股跛無目之
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傲慢不友言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諧頌贊也言能以至

進以善自治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子時觀不至於姦惡

厥刑于二女大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整

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降下嬀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欽安人則其所能行以

又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以縣功不成又巳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

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巳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

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岳又對帝曰：其人惡其父頑，母嚚，其弟象性又傲慢，家有三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惡，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泐，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勤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外為天子心，當有所案據。知

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瑞元年在位七十
應年八十五九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壽帝
譽之子帝摯之弟譽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
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
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將求
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特
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
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
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
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巽順至之
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
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
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
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
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
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

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
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
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
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
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今其在側陋者
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
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
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
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
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擇
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
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
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
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陋也
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庶

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平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

者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
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
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
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
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
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
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重
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今舉及側陋意謂
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
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重
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
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
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摩大
事評羣吏評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
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六

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

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

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

言又然其所舉言或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亦

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

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

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

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

入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

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

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矇相

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

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

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矇詩云矇矇奏公

矇爲瞽類大禹謨云抵載見瞽矇是相配之文

史記云舜父瞽矇盲以爲瞽矇是名身實無目也

孔子

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瞽
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
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
瞽瞍使舜上廡從下縱火焚廡使舜穿井下土實
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
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二十四年太
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
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
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
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
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茲惡▲正義曰諧和益
進釋語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不
之以至孝之行和頑罵辱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
善自治不至于茲惡以下愚難壞化今慕善早
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七記稱瞽之

災康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
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

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

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勸指刑網非舜養

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於事何所不為舜以

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

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足

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

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

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鄭玄

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

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

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

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以女妻之謂之女故云以妻也刑法

文此只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得
妻舜於是世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二女妻舜
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
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位
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
時者德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
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不
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
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
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
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
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
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禮
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也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下下故專解之

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侍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內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列方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木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勸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勸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